



西夏陵被定为2025年中国申遗项目

“东方金字塔”，秘密何其多

□悦迪

宁夏的西夏陵与北京的明十三陵、河南巩义的宋陵规模相当，被誉为“东方金字塔”。西夏陵的申遗工作于2011年11月启动，201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。2013年到2014年期间，中央及地方政府投入超过1亿元用于西夏陵的保护工程。据最新消息，西夏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提名文件，已于近期正式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。按照计划，该项目将在2025年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审议是否列入世界遗产名录。



九座帝王陵

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，宁夏曾是北方各族与中原王朝的争夺之地，最富传奇色彩的一页，是在宁夏立国建都的西夏王朝。

西夏王朝自1038年李元昊在兴庆府称帝建国，到1227年被蒙古军所灭，在历史上存在了189年，经历10代皇帝，其疆域“东尽黄河，西界玉门，南接萧关，北控大漠，地方万余里”，最鼎盛时期面积约83万平方公里，包括今宁夏、甘肃大部，以及内蒙古西部、陕西北部、青海东部等广大地区。西夏前期与北宋、辽平分秋色，中后期与南宋、金鼎足而立，被人形容是“三分天下居其一，雄踞西北二百年”。

西夏灭亡后受到毁灭性的破坏，加之党项人（古代西北族群）随着民族融合逐渐消失，至20世纪初，曾经辉煌的西夏文化已被世人遗忘。默默立在重重叠叠、山峦起伏的贺兰山麓东南的西夏陵，则成为解开西夏历史之谜的一把钥匙。

西夏陵位于宁夏银川市西约35公里的贺兰山东麓中段，是西夏王朝的皇家陵寝。在方圆53平方公里的陵区内，随地势分布着9座帝王陵和200余座王公贵戚的陪葬墓，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、地面遗址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，因其独特的建筑形制、丰富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。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被世人誉为“神秘的奇迹”“东方的金字塔”。

西夏陵星罗棋布的土冢高耸云天、气势宏大；脚下却是一堆堆废墟、一段段残墙、一墩墩夯土台基，俯拾皆是残砖烂瓦。这些给人的第一印象是：广袤、荒凉、深邃、神秘。此情此景，让人不由得想起明代安塞王朱秩炁的《古冢谣》：“贺兰山下古冢稠，高下有如浮水沔。道逢古老向我告，云是昔年王与侯。”

根据《西夏陵申遗文本》规

划，宁夏将西夏陵保护区分为申遗区和缓冲区，其中申遗区为申遗的核心区域，总面积37平方公里，缓冲区为申遗区周边延伸区域，总面积20.6平方公里。

西夏陵属夯土遗址，能够保存上千年屹立不倒很不容易，但自然环境也对它造成了一定破坏。西夏陵还面临遗址分布范围广且较分散，周边农场、农牧户多等现实难题，多年未能得到解决。如今，借助申遗契机，西夏陵启动了申遗区环境整治工作。随着申遗区范围内人为建筑逐渐被拆除，文物遗址的完整性将进一步突出。根据申遗规划，还将陆续迁建博物馆，建设遗址公园，开放更多的帝陵，让游客能够在这里更加全面地了解历史上短暂而精彩的西夏王朝。

选址有讲究

古代帝王选择陵寝，十分重视风水形胜。西夏陵背山面水，依附帝都，得山、水、城的形势之利。

所谓山，指的是贺兰山。在西夏民众心目中，这是一座神圣之山。据史籍记载，西夏太宗李德明之所以迁都兴庆府（今宁夏银川），就是因为附近的贺兰山“突现真龙”。既然龙生前以贺兰山为居所，那么死后亦当以贺兰山为墓穴。因此，作为真龙天子的皇帝死后魂归贺兰，是再好不过的安排。西夏立国以后，在贺兰山修建了大量的离宫别院，成为皇帝议政会盟游宴娱乐的重要场所。同时，这里还是西夏军队的主要驻地之一。李元昊时期，全国有六分之一的军队屯集于此。

水和城指的是贺兰山以东平原地带的黄河和兴庆府。兴庆府作为西夏全国的军政中心，地理位置十分优越。西北有贺兰之固，黄河绕其东南，西平府（今宁夏灵武）为其屏障，关防严密而四塞险固。对居于中间地带的西夏陵来说，除了拥有东西两面的河山拱卫之胜以外，它还享受着国都的繁华和平。

西夏陵位于贺兰山向东突出之处，这里既是离贺兰山距离最近、地势较高之处，又是距兴庆府城最近的山麓地带。诸陵海拔在1156米至1220米之间，而兴庆府城海拔为1110米，因此陵区居高临下，面向银川平原，地势平坦开阔。试想前来祭祀的皇帝家族、王公贵族、勋臣贵戚以及外国使节，从东边很远的地方望见高踞山麓、气势非凡的陵墓，必然会感到震撼。

除了风水考虑，这样的选址也有一定科学依据。陵区依偎在贺兰群峰之下，躲开了从西部阿拉善吹来的强大寒流，冷风寒气相对缓和弱小。陵区附近沟口不多，风口自然较少。山麓平坦开阔，能接受较多的阳光。陵区地表遍布砾石，粗砂，土层薄，地基承载力大，保水性差，自然排水条件良好。地下水位深达十几米至数十米，春季不受土层冻融作用影响，水文工程地质条件优越，也便于地下施工构筑墓室。

陵区地壳由数条阶梯状断裂带组成，可以有效减缓地震的冲力和破坏，这也是为什么自西夏以来的八九百年间，银川虽历经多次强烈地震，但陵区内黄土夯筑的陵台、角楼、神墙等依旧巍然屹立，很少塌毁的重要原因之一。陵区地处内陆，气候干燥，年降水量一般不足200毫米，加上位居山麓的焚风效应，雨水自然十分稀少，能减少地下水对墓中尸骨等的伤害。

从西夏地图看，都城兴庆府处于平原灌区的中央，是全国的政治、军事和经济中心；府城西北，以木栅行宫为中心，是一系列深处贺兰山中的皇家宫廷林苑；府城西南，在贺兰山东麓，则是统治集团作为精神寄托的祖坟陵区。这三者正好构成一个大三角，形成相互呼应、封闭回环的态势。西夏前期，面临着辽、宋两国的主要威胁，契丹和北宋的军队曾从北、东两个方向进击西夏，甚至把藏于贺兰山离宫的李元昊爱妃都虏走了，但居于大三角西南后方的陵区则是比较安全的。直到西

夏王朝覆灭之日，陵区才落入蒙古军之手而惨遭破坏。可见，在西夏以军事立国、战争频繁的背景下，陵区布局也受到内外形势的重大影响。

塔式陵台为独创

西夏陵现存有9座帝陵，分别为裕陵、嘉陵、泰陵、安陵、献陵、显陵、寿陵、庄陵、康陵，坐北面南。按照穆宗庙次序，即左为昭、右为穆、父曰昭、子曰穆的葬制排列，形成东西两行，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法观念。同时，分布在每座帝陵周围的陪葬墓数目多寡不等，多者十余座，少者两三座。无论在规模还是形制上，陪葬墓都与帝陵有着显著的差别，反映出西夏埋葬制度具有严格的等级差别。

西夏陵的地面遗迹保存基本完整，平面布局清楚。就地面建筑布局而言，基本仿照唐宋以来的规制。每座陵园都是独立完整的建筑群体，占地都在10万平方米以上，四角建有角台，标志着陵园的地界。总体格局从南到北依次由阙台、碑亭、外城、月城、内城、献殿以及角台等部分组成。例如面积最大的3号陵，大体看来坐北朝南，呈纵向长方形。从南向北，依次排列着阙台、碑亭、月城、神城、献殿、塔式陵台等，还有神城外四座角台，总面积15万多平方米。

中国传统建筑讲究对称，所有主要建筑都建在一条中轴线上。西夏陵建筑也保持了大体对称格局，但有变化。这主要体现在神城内献殿、陵台两座建筑上。它们都偏离子午线，而在轴线的西侧。献殿离门址不远，前后有坡形漫道，推测应是一个造型别致的穿堂式殿堂建筑。

陵园中最引人注目的建筑，是高大的塔式陵台。陵台基座为圆形，其上为塔式陵台，直径37.5米，残高21米，有7层塔檐。塔檐上尚存瓦片堆积，说明它过去是覆瓦出檐的。在转角处的垂脊和角

梁上，装饰有精美的人首鸟身的妙音鸟和绿色琉璃的套兽。根据考古资料判断，现在看似大土包的陵台，原来是外抹赭红泥、覆瓦出檐、檐角饰以套兽，顶为八角攒尖式的雄伟壮观的塔式建筑。

自春秋战国以来，帝王陵墓的陵台，或为圆丘状，或为覆斗形，未发现塔形。西夏陵这一设计或与信仰理念有关。在历史上，并不乏皇帝视自己为“佛”，希望受人顶礼膜拜的情况。比如北魏皇帝谓“朕即佛”，大同云冈石窟著名的“昙耀五窟造像”，就是按照北魏前五代皇帝的真身雕造出来的。塔式陵台本质上是一座瘞埋佛骨、让人顶礼膜拜的佛塔，这意味着西夏皇帝有视己为佛的观念，希望自己死后被人当佛去膜拜、供奉。

唐代帝王死后，通常一地一陵，甚至一县一陵，经过长期营建，规模宏大。宋代帝陵出现一地数陵，集中供奉现象，加之葬期有七月之限，故规模显著缩小。西夏陵墓远承唐风，依山而建，气势固然磅礴，但政权毕竟偏居西北，政治地位较低，经济实力有限，难以大兴土木。在总面积上，西夏陵虽然不输宋陵，但就主体大小而言，则远逊宋陵。即便是最大的3号陵，也不到北宋皇陵任何一座帝陵主体的三分之二。更何况，宋陵除陵城之外，还有附葬的后陵及侍奉死者灵魂的“下宫”等建筑。

学界据此认为，在10到13世纪的中国，西夏陵区的平面布局在王制的基础上有所僭越，但达不到帝制的规模和层次。这与西夏统治者面对国内民众号称皇帝，而面对辽、宋、金等大国俯首为臣的政治地位是一致的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西夏陵保留着浓郁民族特色的葬俗。陵区狭小而简陋的土洞墓与中原传统的砖室墓迥然有别，似乎源于党项人“皆土屋”的生活习惯。随葬品中，夸张表情的力士碑座，完整的羊、狗以及铜牛、石马等家畜禽骨架或仿制品，反映了党人尚武的内在气质。